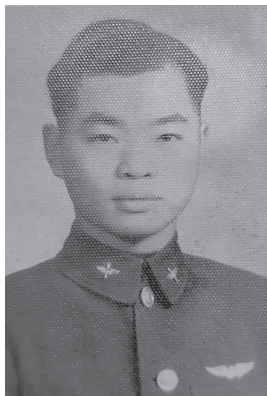


我的父親丁菊湘

——折翼的黑蝙蝠

· 丁安國口述，蔣彤雲整理記錄 ·



我的父親丁菊湘
是捨命報國的黑
蝙蝠烈士。

父親丁菊湘湖南長沙望城縣人，從小酷愛飛機，十五歲背著家人投身軍旅，離家前往芷江報考空軍第二飛機修理工廠，以現在的專長叫做機體維修。民國三十八年，母親跟隨父親的部隊來臺，駐防新竹，當時居無定所先租借民房，之後分配住在新竹市錦華街東大新村。

民國三十八年，當時中共尚未完全接收國民黨留下來的部隊，爲了接濟這些殘餘部隊，二十大隊奉令飛往大陸執行空投任務，空投物資包括發報機、文宣品、民生物資等等，後來局勢吃緊遂停止空投。

民國四十二年朝鮮戰爭結束，東西方進入冷戰，美國極需搜集中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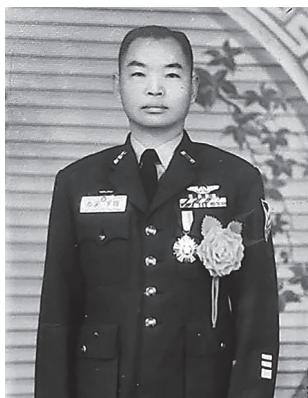
電子情報，在臺灣成立西方公司作爲掩護。我國爲了維繫美臺關係，空軍成立三十四中隊、三十五中隊，我國空軍飛行員駕駛由美國提供的飛機，深入大陸執行低空偵察與高空偵照任務，執行低空偵察任務的三十四中隊每一趟深入大陸時均在下午黃昏以後起飛，晝伏夜出的習性與蝙蝠相同，且中隊將執行任務的B-17、P-51型偵察機身漆成黑色，因此又叫做「黑蝙蝠中隊」。每趟任務完成返航，美國相關人員早早便在基地守候，飛機甫落地，我國空勤人員冒險犯難所有情蒐資料與照片悉數交予美方帶走。

那段時間家裡五個孩子相繼出生，生活開支大，以父親當時士官薪資，要養活這麼一大家子，很是辛苦，父親爲爭取空勤缺額，自學苦讀英文，後獲得前往美國先後接受C-130、P-51飛機修護受訓機會，學成後被西方公司吸收，任三十四中隊空勤機工長，多了空勤加給，家中經濟因此大幅改善。父親前後深入大陸進行情蒐

兩百一十二次，累積戰績八百零八分，先後獲得最高洛書、河圖等作戰勳章，戰績彪炳。民國五十二年，父親獲選第十四屆國軍克難英雄殊榮。

小時記憶中，父親經年累月不在家，偶爾回來，我一定衝上去雙手死死圈住父親的脖子，久久不願鬆手。一個晚上，因爲尿床被母親狠打，父親剛進家門瞧見，將我摟在懷裡默默流下眼淚，當時不知道父親爲啥掉眼淚，長大後母親說，父親很自責，因爲長年不在家，沒有提醒我睡前要上廁所，不要憋尿，當時正值冬天，天冷偷懶，誰知一不小心尿了床。

三十四中隊每一趟任務都是在全黑夜中利用夜幕掩護，按照最低安全高度飛行準則，爲了躲避中共的雷達追蹤，均以一百公尺至兩百公尺，有時甚至是以三十公尺高度低空飛行。由於是低空飛行，每一趟的任務都極具挑戰，爲了偵蒐他們必須起飛，但



民國五十二年，丁菊湘獲選第十四屆國軍克難英雄殊榮。

是能否活著返航，沒有人有十足把握。

民國五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正駕駛孫以晨、副駕駛葛光遼奉令駕P2V前往中國大陸執行特種作戰任務，父親是這批任務的機工長。在沒有月亮的全黑夜起飛，當時米格機尚無夜間獵蹤裝備，唯一搜尋和獵捕我方飛機的方式是打照明彈，這架P2V躲過了共軍布下的天羅地網飛抵山東半島，但是在山東半島上空被擊落，機上十四人全部殉職，無人生還。

父親出事時我還小，記憶有限，母親不識字，後來投身軍旅，一次從空軍總部作戰署一位中校參謀獲知，為躲避中共追蹤，P2V自起飛至進入大陸，無線電始終保持靜默，直到接近目標區，方才開啓雷達。未料中共早已掌握這架P2V行蹤，布下天羅地網，守株待兔。當P2V開啓雷達，中共立刻發射照明彈，此刻P2V頓時曝露在一如白晝的天空中。中共派出兩架米格十七以機砲攻擊，P2V第一次被擊中後仍勉強飛行，米格機隨即回頭，進行第二波如火網般密集攻擊，P2V終因機身著火，墜落於山東半島棲霞縣姜家村附近。機上包括正駕駛孫以晨隊長、副駕駛葛光遼、機工長丁菊湘等十四名空、技勤人員從容就義，再也回不了家。

那時我五歲，事發次日，從幼稚園放學回家，見一輛空軍大巴停在村門口，進家門，只見屋裡擠了許多穿制服的軍人和婦聯會的阿姨，娘趴在餐桌上，已經暈了過去。一位阿姨見我進門，摸著我的頭長嘆一口氣，我不懂發生了啥，驚恐地看著滿屋子的大人，挨著娘站著。這時，娘醒了，看到我一把將我擁入懷裡，不斷抽泣，二姐哭著跟我說：「爸爸以後不回来了。」爸爸不回来了？為什麼？爸爸為什麼不要我們了？我開始放聲大哭。我今年六十歲了，每回想起這一幕，仍會心酸流下淚來。

父親殉職前，經常帶我到「新房子」看興工進度，新房子距離東大新村不遠，是美國西方公司出資為三十四中隊空勤軍、士官蓋的眷舍。父親殉職不久新房子落成，命名「空軍六村」，母親帶著我們搬進村子裡，六村全部只有十四戶人家，住戶均為當年為美國西方公司前往大陸、出生入死的三十四中隊空勤軍、士官。

父親殉職，母親雖領有撫恤金，惟士官待遇菲薄，於是母親在家做繡花、縫毛衣手工活兒掙取微薄工資，後來聖誕燈飾景氣好，我們兄弟姊妹放學後就在家裡做押花、扣絲、測試、包裝工作。母親省吃，把吃的都留

給我們，有一回天未亮母親便在廚房裝便當，身形瘦小面容憔悴，看著母親的背影，想起遠去的父親，從那天起我便再也不吃便當了，希望娘能多睡一會兒。

父親殉職，娘擔心我們五個孩子行為偏差，管教甚嚴，我們沒有辜負娘的含辛茹苦，成長過程皆循規蹈矩。我酷愛飛機，一心夢想能成為飛行員，國中畢業報考空軍幼校，但是體檢時，未通過嚴格的視力箱檢查被刷了下來，於是唸山崎高工汽車修護科。高中三年，六個學期當了五個學期的班長和一個學期的副班長，另外拿了五個學期的校外獎學金，畢業後應徵進入中華汽車楊梅廠，人事襄理看我英文底子還行，把我分到高階品管，負責電氣檢驗課。當時我同時報考二專和空軍機校，在收到龍華技術學院錄取與註冊通知單時，心涼了，註冊費、住校、加上制服費要兩萬多，以當時家庭狀況，這是天文數字，我認命的回到中華汽車廠工作，等候空軍機校放榜消息。

不久，收到空軍機校錄取通知單，娘告訴我，爸爸犧牲，國家養我那麼大，這是我報答國家的機會，於是辭去工作，前往空軍機校報到，成了機校工業管理科四十八期生。機校有

航空工程科、工業管理科、土木工程科、機械工程科、防空兵器科，我是機校工業管理科首屆生，工業管理就是補給，補給包括航空用器材、油料、彈藥等專業技術補給及被服糧秣等一般補給，範圍很廣，經淘汰，最後畢業授階少尉同學是一百六十九人。

畢業後分發至二聯隊修補大隊裝備管理科，負責槍枝、車輛、核生化裝備、飛行個裝的管理作業，每天坐在辦公室裡，周而復始如同公務員上下班。這距離當初的憧憬相去甚遠，後來調至四十八中隊機務室，機務室是基地裡最基層的螺絲釘，上班的機工長和助理士凌晨三點起床，坐上中型吉普車，開始一天的工作。我每天跟著機務室同袍起早睡晚，盯著每一架飛機的維修狀況，工作雖然辛苦卻很充實，感覺這樣的生活才是軍人的生活。

後來四十一、四十二中隊前往清泉崗基地換裝E-104G，將所有E-100A都交給我們四十八中隊。E-100畢竟是老飛機，飛機老零件舊，許多零件已無法取得，也嚴重影響飛行安全。還記得有一年一連三個月連續發生三起飛安事件，當時看著飛行員飛這種骨董老爺機巡弋，真的非常辛苦；然戰備任務需要，因此我們



機務室同袍每天起早睡晚盯機務，但大家都甘之如飴（左起為許信民、李衛華、薛念唐、張安、丁安國，攝於民國七十三年）。

技勤人員也只能在拆拆裝裝、七拼八湊中，盡全力維護飛機達最佳狀況。

軍中二十六年，四十八中隊服役期間是我軍旅生涯中最揮灑自如的一段時間，我當時是補給官，師父許信民總班長教了我許多，他把所有T-100和E-104的器材鉅細靡遺詳細地跟我說一遍，要求我必須完全掌握所有器材備料與缺料情形。

一天，我巡視庫房，發現庫房裡雜亂不堪，於是著手整理，將所有器材分門別類，鼻輪的歸鼻輪，主輪歸主輪，發動機的歸發動機，阻力傘歸阻力傘，並在架子上註明，任何人走進需要什麼一目了然。

記得一次司令視察，在庫房看到一個前機架說明牌上寫著「forward

」，下面中文翻譯是「向前」，不知道是誰翻譯的佳作，其實這就是沒有用功去好好研讀《軍事辭典》，所以我認為補給官一定要幹過修護才能真正了解線上器材，也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器材備料與缺料狀況。

後來調器材管制室主任，器材管制室直接支援飛行線上所有器材，無論是現修、廠修、週檢或機務室，這包括飛機定期更換的航材如剎車盤等等，剎車盤是消耗品，飛機每一趟起飛落地都用的到，因此每飛一定時數後，剎車盤必須更換。器材管制室還要了解所有器材耗損情形，為什麼某項器材破損突然增加，要分析耗材的原因。器材管制室就像家庭主婦，管採買，還要柴米油鹽醬醋茶樣樣都懂，修、維護人員只管飛機需要的零件有沒有，器材管制室負責向後備支援單位申請，得在第一時間支援戰機所需器材，過程非常急迫，必須隨時掌握故障零件和定時消耗的零件能否即時補充，並予以資訊化管理。

再後來調補給長，基地裡，修補大隊下面有兩個副大隊長，一個修護長、一個補給長，兩者職務都很重要，是所有補給工料器材的龍頭，補給要支援修護，飛行大隊著重每一趟飛行任務能否完成。修補大隊著重飛機

的妥善率，修護需要什麼，補給就得使命必達，補給一向是飛行員和修補大隊背後最給力的支援單位，是默默付出的無名英雄，最辛苦，卻少有人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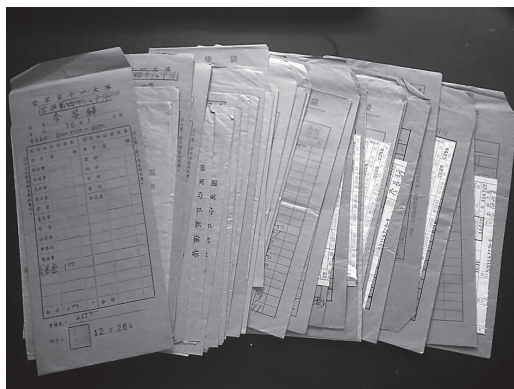
每一架次飛行，地面上支援人員是兩百二十人，換句話說，一架次的飛行從起飛到落地，地面上有兩百二十人在處理這批飛行任務，無論平日或是假日都一樣，所以，空軍弟兄無時無刻都在空防崗位盡心盡力。

儘管工作充實，服役期間仍有兩回先後萌生退伍念頭，第一次是臺灣經濟起飛，百業欣欣向榮、臺灣錢淹腳目的繁榮當下，中秋節當晚，我和機務室的弟兄仍在試車坪埋首試車，此刻基地一片寂靜，大坪一望無際，我們幾位留守人員抬頭望向遠方天空，此起彼落的煙火燦爛奪目，大家放下手裡的活兒，數了數基地圍牆外面的天空，竟然有二十幾處正在施放煙火。當下忽然想起從小一起長大的童伴在建築公司當水電配管工，當時他已經買了一棟房子。當時我是中尉，已婚，每月薪餉一萬三，上要奉養母親，下有兩個襁褓中的孩子，經濟拮据，無力購屋，牆裡牆外兩樣情，實在沒法相提並論，那是首次萌生退伍念頭。

第二次想退伍轉業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好友，在外地經營廢輪胎回收，本小利厚。他說，比起一般企業薪資所得，軍人待遇低，工時長，他積極遊說我退伍，我問他待遇，不問還好，問了嚇一跳，是我當時薪資的七倍還多，每三個月還給張機票送我回臺灣休假，當時的確有些心動。想想服役十年間，制度雖訂有每年三十天的慰勞假，但是和所有同袍一樣，我們從未休過一天慰勞假，那段時間是第二次萌生退伍念頭。

後面十六年當了主官，遑論休假，尤其在後勤司令部任處長，每天清晨七點到辦公室，晚餐後再度返回辦公室工作，經常忙到午夜十二點，方才回寢室梳洗就寢，第二天又是一天週而復始的開始。這情形持續了三年多，後來雖實施休假獎金制度，強迫我們休假，但大多在營休假，人都在營區裡，休假如同未休。

記得以前發薪餉，薪水是裝在一個牛皮紙袋裡，牛皮紙袋下方有一行字「茲將臺端當月薪餉奉上，請您當面點收，謝謝您為國辛勞」。唸軍校時，隊長要我們好好記住一行字，提醒大家日後無論官階多高、職務多重，要對的起這份薪水，要問心無愧，我經常用這句話自省。



早年薪餉袋上有「謝謝您為國辛勞」字樣，丁安國經常自省，要對得起這份薪水，要領得問心無愧。

父親殉職以後，母親領取微薄的撫恤金節儉度日。民國七十九年，作戰殉職滿二十四年撫恤即將停止，一天，母親突接獲一通電話，對方自稱是大陸某單位，自香港打來，大意是說：很清楚父親殉職的事，也知道母親的撫卹金即將屆滿，歡迎母親回長沙老家定居。對方強調母親在臺灣所有的撫恤中共完全比照辦理，且養老送終。母親當時一口回絕，父親撫卹期滿，我們幾個兄弟姊妹一肩扛起照顧母親生活的擔子。

當年一腔熱血報效國家，一步一腳印一路走來，我從未提及自己是遺族，直到母親過世，一天在高勤官室，當時因服喪期間鬍子沒刮、頭髮也

長，聯隊長葛光越將軍巡視時，見我儀容，問家裡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我才向聯隊長報告母親過世，也才提及父親當年與葛將軍的兄長葛光遠是同一架F-2V飛機的機工長。葛將軍問我為什麼從未提及，我向將軍報告，如果不是母親過世，我不會、也不忍提起父親。當時我也沒有說出口的是：自幼失怙，失怙之痛是無法言喻的。

葛聯隊長是位非常念舊與照顧部屬的人，後來我任補給長掛上校軍階，在眾多優秀同袍中能脫穎而出，相當感激聯隊長提攜。葛聯隊長視基地同袍如親，無論軍階多麼基層，始終誠懇以待；後來葛將軍高升，聯隊的軍官與士兵咸認他是二聯隊永遠的聯



丁安國提到故總長沈一鳴上將的殉職讓他深深地念想自己為國捐軀的父親，他回憶民國一〇四年沈上將甫就任空軍司令，春祭後親切問候每位遺族，是一位非常可親的空軍將領。



丁安國深以為「一日軍人，終身軍人」，昔日朝夕相處共患難結下的同袍情誼，對他來說，是人生最珍貴的資產，即使退役已久，但軍旅回憶從不曾淡去。

隊長。早年，那些為美深入大陸進行偵照與情蒐任務而犧牲的空軍軍、士官，他們的事蹟因故被封鎖，家人無法知道事實真相，因此我對父親的犧牲所知不多；後來是龍應台教授帶領她清華的學生蒐集黑蝙蝠和黑貓歷史，找線索、搜資料、編輯手冊、辦活動，黑蝙蝠和黑貓中隊悲壯的故事，方才被逐漸挖掘並攤開在殉職軍、士官的家人與國人面前。

每年的春、秋兩祭，家人便連袂參加空軍司令部在碧潭空軍烈士公墓



丁安國退伍後受邀回四十八隊巡禮，尋找當年服役的印記，回顧軍旅生涯他備感驕傲。

舉辦的祭祀活動。有一年，在碧潭接受一位輔大女學生訪問，講到傷心處，禁不住流下眼淚，女學生面露驚訝，事後她說，教授告訴她，採訪過程如果被訪者傷感，要好好安慰人家，當時她心想：事隔近半個世紀，應該不會再有人掉眼淚吧？但是當天連訪六位遺族，每個人說起自己的父親、自己的兄弟均潸潸落淚，止不住長年得哀慟與悲思。

我的父親丁菊湘，當年為了守護中華民國，深入大陸執行低空情蒐任務中，壯烈犧牲，當年父親殉職時我們都還小，生活艱困，為了減輕家計，又為報效國家，我投身軍旅。我熱愛空軍，生命如能重新來過，空軍，依然是我唯一的選擇，身為曾經是保家衛國的軍人，我備感驕傲。